

父亲和他的盟友

■蔡桂顺

我这辈子最崇拜的人是我的农民老父亲。

他种的水稻和蔬菜亩产量是他的农民兄弟里最高的,说起锄草、洒药、施肥等如数家珍,一脸自豪;他没读过书,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可在我小时候跟着他去划船卖西瓜时算术比读书的我不知快多少倍;他“手作”很巧:捉蛴螬、捕鱼虾、钓黄鳝,样样在行;他会做风筝、会用草叶编蚱蜢、会用槐豆梗做笛子,让童年的我们快乐无比;他有经济头脑,卖虾几鱼生、卖槐豆芽、收购鸭毛、酿酒出售……

而他的人生最大手笔是:作为农民,却很重视教育,在那个流行读书无用论的年代,他力排众议,耗费家里不多的财产,让我家七个姐妹兄弟都读上书,其中有村里的第三个大学生;中年时身体多病,却殚精竭虑,在上世纪90年代为我兄弟二人盖起两间三层楼……他真的很伟大。

其实父亲没有传奇,一生精彩都在土地里。因为这一切,都离不开他的盟友:田园。

那时候,我家有三亩半水田、两亩涂园,父亲一年四季奔波在水田与旱地的乡间小路上,每天早上挑着箩筐,筐里装着饭桶、蓑衣、立着锄头出门,日落或星夜或漆黑深夜出现在翘首以待的家人面前。别的一些农民是春耕秋收,年种早晚两季稻,中间再穿插种些经济作物补贴家用。而他则是一年四季从无间断耕耘,连冬天也没有歇着,种了许多菜,主要是盘菜。在别的农民窝在被窝或墙根下晒太阳以躲避凛冽的寒风时,我父亲在举目一片荒凉的旷野里孤独而倔强地挥舞着他的锄头,偶尔喃喃自语。累了便坐在田埂上,扯一根枯黄的草茎,放在拇指食指之间来回搓捻,或者把草放在嘴里津津有味地嚼着。这种时候,他的眼神总是悠闲、温暖而安详的。他心满意足无比惬意地看着眼前灰色的土地和碧绿的蔬菜们,如同眼前就是他心爱的子民一样。

这里是父亲的王国,父亲就是国王。父亲是个粗人,有时脾气大,小时候,责骂贪玩、懒惰、不懂事的我们是常事,少有特别柔情的一面。可是对于土地,他却极有温情。

父亲在田里干活时,总会一丝不苟剔除土地里的碎瓦片、砖头、废塑料,生怕这些东西伤害他的土地朋友,怕它们挡住庄稼们四处游走的根,怕在地里漫游的小动物们闪了腰,当然,他更怕这些硬骨头撞坏耕耘的铁犁铧。

然而,每逢春夏插秧时节却成了我最痛苦的时光。因为父亲总是无比认真地锄地,有时候我被拉去帮忙,一天下来我稚嫩的双手往往会磨出10个血泡。这还不算,锄完后,再用100多斤重的犁耙把水田里凹凸不平的泥块拉平。可是父亲又舍不得花10元钱雇一头牛,让我和他一起拉着这无比沉重的耙。我读初二那年夏天,当我在田里像老牛一样拉着这远超我负荷的犁耙时,不堪忍受的我指着苍天曾恶狠狠地发过毒誓:将来再不当农民!后来我就考上瑞中。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父亲对土地的柔情促成我的人生转折。

人累了要补充营养,土地累了也要滋补,父亲深知这一点。当时农村家家都养猪养牛,所以猪粪牛粪加上人们倾倒在茅坑里的秽物便是极好的自然肥料。为了自己的土地朋友有足够力量,父亲每隔一段时间就把猪栏里臭气冲天的猪粪给清理出来,然后把茅坑里臭气更加刺鼻的粪水舀出来倒入田里。这个时候,如果在现场帮忙的我们或者路过的人掩鼻或发几句牢骚:“恁(这么)臭啊!”父亲便会高声怒骂。

其实那时候我们最痛苦的事情是“扔粪”,就是用手去抓取父亲积累在田头的粪堆里的人粪猪牛粪,均匀地抛洒在田地各个角落,这种无需出大力气的小事情通常会落在家里的男孩子身上。如果是风干已久的肥料还好说,如果是前几天刚刚出栏的新鲜

肥料,这就极为可怕,一天“扔粪”下来,手上的臭味就是洗掉一块肥皂都没用。所以,我们通常会罢工,于是父亲一边怒骂,一边夺过粪筐,亲自抛洒滋养他的土地。

就这样,父亲每天在他的盟友土地里做着已做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动作,并乐此不疲。而他的盟友也够义气,提供给了他的朋友养活一家9口人的生活资料。

现在,父亲老了,种点东西是他的兴趣爱好,跟赚钱无关。这是他一生劳作的惯性,他说自己如果每天不去田里走一走,哪怕看一眼,心里就堵得慌。我的朋友蔡兰春有一天告诉我:“你家老牌头跟我说,兰春啊,我每天去田里看看白菜苗几天天长大,就像看到我家阿顺小时候一天天长大一样的……”

前些天,我去看望他,这个88岁的老头居然又冒着烈日去田里种番薯去了,而且还和他二哥,我90岁的二伯一起去的,他们在田里,一个剪番薯苗,一个种番薯苗。干累了就坐在田埂上聊天,颇有“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味道。对农民而言,这是他们的活着的最好呈现方式。

可是现如今,这里已被钢筋水泥包围了,柏油路一公里一公里铺过来,高压线一公里一公里架过来,高楼一大片一大片站起来。父亲只能在高楼空隙里,在被指定要建返回地的荒地上,搭起丝瓜架、扁豆架、蒲瓜架。他们跟时间赛跑,他们要赶在挖掘机、水泥搅拌机、打桩机进场前抢种庄稼——这个他们共生了一辈子的盟友。

无奈而惆怅的农人们!这一切让我想起小时候夏天雷雨雨时抢收晒在道坦里稻谷时的忧伤。可是,田园没有脚啊,它跑不过城市化进程的脚步……

于是,田园就只能沉默只能惆怅,于是我的父亲只能惆怅只能无奈地抡起他的高高的锄头,一个人在即将消失的菜地上独舞……

多陪陪父亲

■卢建平

六月
有一个日子打破闷热的沉默
像一阵突如其来的风
撩起满是灰尘的窗帘
透过干涸的皱纹
当灯光好不容易找到夜色
我竟然记不清
已经多久没给父亲问候了
即使是在电话里听听他的嗫嚅
也似乎已是十分遥远的奢侈
在这广大无边的歉疚里
我唯一能够找到的
只有岁月深处的田畴
和父亲小腿上馥郁的田泥
还有田泥一般温暖的家园
那里有哭声嘹亮的生
和坎坷艰难的养
有躁动不安的成
与晃晃荡荡的长
有人说喋喋不休
是世界上千篇一律的母爱
父爱一定是
巴掌与柴枝下严厉的斥责
而父亲只有沉默和少有的嘿嘿浅笑
我们曾经因为
读不懂父亲的喜悦与担忧
如一首歌埋怨偶尔喑哑的喉咙那样
在埋怨中偷懒
而父亲习惯低垂的目光
从不吝嗇慈爱
六月
本来该多陪陪父亲
多听听他的沉默
或者听他讲水田边的那棵雪松
分不清春夏秋冬
讲时绿时黄的田野
是朝阳替了晚霞
还是晨露淹了虫声
但是
当这个打破闷热的日子渐渐来临
我却不敢接近任何一阵风
特别是那些摇着树叶经过窗前的风
稍稍一丝响动
都会使我愧疚地以为
那就是父亲的嗫嚅与浅笑

父亲的肩膀

■金春妙

从辽阔的高远的北方而来
从湿润的温软的江南而来
父亲的肩膀
挑着两个箩筐
一头是生活
一头是理想
儿时
父亲的肩膀是欢乐的天堂
承载了我无数的梦想
锣鼓声起
坐在肩膀张望
戏台上进进出出的欢场
离家呵
父亲的肩膀是梦想的启航
驮负着重重的行李箱
飞云江畔
倚在肩膀迷惘
看海水潮涨潮落命运无常
后来
父亲的肩膀是岁月的桥梁
向左向右
我们行走在不同
家的方向
光阴深处
谁把肩膀遗忘
一边青春飞扬
一边两鬓染霜
如今啊
父亲的肩膀是倦累的港湾
墨似的发剂
染黑了飘雪的银丝
染不回强壮的肩膀
那么
父亲
就让我做一次您的肩膀
从悠远的绵延的时间入口而来
从背阴的寂寞的年轮刻痕而来
儿女的肩膀
时光中迟开的花团
一朵眷恋过往
一朵祝愿绵长

父亲和算账

■张秀玲

我的父亲不善言辞,加上忙于生计,对于子女们,一直很少有话语情感上交集。在众多子女中,他对我比较偏爱,但跟我交流也不多,倒是交锋不少。

父亲偏爱我,是有原因的。他从事做小买卖,又目不识丁,急需一位懂算账的人帮忙。据说,我还没上学,就识得几个字,也会简单算账,所以后来尽管亲朋好友劝说他,别让女孩子读书早点干活养家糊口,但父亲力排众议,一直顺我上到大学毕业。

父亲跟我的交锋大多源于算账。

最初时候,父亲做的是小买卖,算账难度不大,大姐也可以算的,但不知什么原因,他就认定了我。有一次,大概客户急着算账,而我上学去了,就让大姐先算,结算结果恰是88.8元,父亲武断骂姐姐算错了,说没有这么巧合的数字。等我回家重算,也是这个结果,这下他才不言语。

算账几乎天天有的,时间一长,我厌烦了。每次油灯初上,父亲就拿着几张纸过来让我算账,于是我嘟着嘴,说话也横冲直撞,父亲似乎怕我发脾气,低声下气的。有一次,终于因为两人意见相左起了冲突。愤怒之下,我把账本扔掉,父亲也生气地把巴掌送过来,但最终没有打我,只是涨红了脸说,“我不识字,讨别人气,我给你读书,就是让你帮忙,哪知还受你气,你不要给我读书了。”而我性子也是刚烈的,竟然撕掉自己的书本,扔到窗外。

插曲终归是插曲,枯燥的算账依然继续。日复一日的算账让我感觉是种额外负担,竟产生逃离想法。阴差阳错,在我刚谈恋爱时,父亲反对时给出了“太远了,你走了,谁来算账”这样理由。父亲啊,就是这句话点拨了我,让我顿时意识到,只有远嫁才躲避算账。赌气之余,自然我行我素。

父亲,如果当时,你语重心长跟我说婚姻现实因素,循循善诱,说不定我就不会草率误嫁他乡了。

家里姐妹说,父亲很固执,却对我言听计从。但凡家里大事,只有我出面,他才会听取。其实,说到底,目不识丁的父亲,不是偏爱我,而是敬畏知识,迷信读书人,想当然以为读书好的人,做事就会做对。他一辈子,也常以此为自豪。当年小妹高考超过重点线60分,揭榜那段时间,正值酷暑,每晚村民都聚集在桥头乘凉,爸爸每晚必去,而且每次都会炫耀一番。子女读书方面的出息,对他来说就是极大的荣耀。

有人说,一个人成熟,是世界观崩坏又重建的过程。当我年近中年,父亲原有的固执暴躁形象被我逐渐颠覆而重新解读。每次父亲在家发火,妈妈借机骂他“布帐底英雄”(瑞安方言:只在家里逞强,在外软弱)。父亲早年做着小买卖,又不识字,常常被人欺负。但父亲吞声忍气,从不跟人吵架,时常说吃亏就吃亏吧。现在我慢慢明白,父亲个子瘦小,又不善言辞,不能在行为和言辞上战胜别人,他知道自己弱势,便选择了回避,所以父亲是聪明的,懂得明哲保身。或许就是他的这个特点,反而赢得别人信任。当他的行业开始做大了,经常出差宁波上海一带。一个操一口瑞安普通话的人,能到那些地方跟拆船厂的领导打交道,拿到货源,他们看中的就是父亲的厚道忠实。

这样性格,或许跟他不寻常的经历有关。当年的父亲吃过很多苦,早年是兑糖客,跟随村人远走福建,在遥远他乡被误抓,失联大半年。释放回来,是一个下雪天,父亲面黄肌瘦,他撩起衣服给妈妈看,被鞭打的伤痕道道犹在,10来岁的我在窗外看得真

